

24名远征军将士骨灰归国入葬

本报云南腾冲6月12日讯(特派记者 刘志浩)“魂兮,归来!”12日上午,伴随着悲壮的安魂曲,24个中国抗日远征军将士的骨灰罐被依次安葬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军遗骨归国活动。

上午9时起,伴随着呜咽的蝉鸣,载满英烈骨灰的灵车,缓缓驶向国殇墓园门口。当头的烈日下,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肃立在道

路旁,迎接英雄们“回家”。

记者看到,一些骨灰罐上标有“南”字样,这意味着这些骨灰来自缅甸南坎,它们和另一些来自缅甸八莫的骨灰罐,由48位守灵人,护送进入国殇墓园。

9时15分,24个装有中国远征军部分遗骸的骨灰罐,被安放到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墓,与此前已被安放在此的19具远征军遗骸进行了归葬。

历经艰险,这些英雄们终于“回到了家”!

从1942年起,为保护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畅通,保障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同时也为避免缅甸被日军占领,10万余中国远征军将士先后入缅对日作战,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最终赢得了这场悲壮战争的胜利。

但从此之后,数以万计的远征军将士们却长眠在了异国他

乡,有些墓穴被多次破坏。为了让他们的遗骸“落叶归根”,这次遗骨归葬活动便成为纪念这些英雄们的最好形式。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遗忘。”参加公祭的云南省统战部副部长黄毅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通过各方的努力,已经有代表性地就把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所有主要战场阵亡将士的遗骸迎请了回来,安葬在腾冲国殇墓园,未来将持续寻找、迎请

在异乡异域的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遗骸,归葬故里,也将在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分别修建纪念塔,以告慰忠魂。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启立、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国务院台办、海协会及云南省相关负责人,部分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战士,以及来自两岸的社会志愿者与学生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活动。

91岁老兵本打算参加公祭活动,却不幸于前一日离世

“希望名字能刻在名录墙上”

6月12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阵亡将士的部分遗骸和墓地的扩兆土,被装于24个骨灰罐,归葬在云南省腾冲国殇墓园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此时,距离这些将士出国远征,已过去了70余年。

国殇墓园东南门外,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名录墙”,是这些经历坎坷的远征军老兵们,所能抓住的最后一丝寄托。对于已经无力再次改变命运的他们而言,唯求如此,才“可能被人铭记”。但在飞逝的时光中,我们所应该记住的,不应该只是“名录墙”上那些老兵的名字。

相信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历史终将胜出。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发自云南腾冲



12日上午,24个中国抗日远征军将士的骨灰罐被依次安葬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图为48位护灵者捧着骨灰罐进入墓园。

1

老兵离世:
“希望永远和战友们在一起”

6月12日上午,腾冲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现场,庄严肃穆。此时,一条意外消息传来:原本要来参加今天公祭活动的腾冲91岁老兵张庆斌,不幸于前一日上午离世。

12日中午,在腾冲县滨河小区一处院落,已经搭起灵堂,同样一片肃穆。

“老人身体一直都不错,可能是年龄大了,身体各项器官退化,才突然离世的。”仍沉浸于悲痛中的张家人告诉记者,老人本已做好参加12日公祭活动的准

备,没想到噩耗会来得这么快。

1923年出生的张庆斌,原籍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是中国远征军20集团军20兵站总监部士兵,曾参与仰攻高黎贡山,收复腾冲等诸多战役,抗战结束后,张庆斌留在了腾冲并娶妻生子,最后以教师身份退休,是此前腾冲“名气最大”的远征军老兵。

相对于其他多数生活于底层老兵,张庆斌退休后的生活一直不错:儿女孝顺,自己每个月能领到2000元退休金,日子可以说颇为悠闲。

即便如此,老人最大的心结,仍是远征军老兵的事情。老人儿子告诉记者,在腾冲,凡是举办类似纪念活动,他都要参加,2011年在腾冲举行的首次“忠魂归国”——远征军遗骸回归会上,张庆斌曾满含眼泪说,“剩下的战友没有多少,能见一面是一面吧。”

张家人告诉记者,做过军人的张庆斌一直对“军绿色”服装情有独钟,“之前家里有个亲戚在公安局,送给他一套当时‘绿色’的公安制服,老人高兴得不

得了,恨不能天天穿着。”

张庆斌在世时,曾不止一次表示,希望这些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抗战老兵,能够得到认可。

“他今天人去不了纪念现场,但是灵魂已经追随战友去了。”老人儿子默默地说。

家人说,老人生前曾不止一次说过,希望去世后,能将自己的名字刻到腾冲国殇墓园的远征军牺牲者名录墙上,“他是希望,能够永远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

2

名录墙:
证明曾经的荣光

其实不止已经离去的张庆斌,尚活在人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几乎无一不怀着这个愿望:死后能上“名录墙”——他们认为只有那样,才意味着“被认可”。

这些老兵们所说的名录墙,位于国殇墓园东南门外,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墙上,密密麻麻篆刻着远征军10万多名牺牲者的名字。

那些在外人眼中看似冰冷的

名字,在这些老人们眼中,却意味着一段悲歌岁月。

“忘不了他看这些名字时的眼神。”6月11日上午,在墓园的“滇西战役纪念馆”,一位负责接待的墓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外地的年近九旬的老兵,当时老人参观“名录墙”时曾来回抚摸一个个名字,眼神中流露出的感情,“让人看了都想哭。”

“如果条件许可……上名录墙”,“老人家的心愿,将名字刻到名录墙上”……翻开纪念馆前台那本厚厚的老兵接待记录,这样的留言几乎随处可见。

“我爷爷每次去国殇墓园,都要仔细看那个刻着名字的墙。”11日下午,88岁远征军老兵张体留的孙子张明涛告诉记者,名录墙上有几段空白的地方,爷爷每次走到这里都会驻足良久。

“他说,上了名录墙,才是真正的认可。”参加过水井坡等处战斗的91岁远征军老兵杨体武,尽管牙齿已经不太灵便,但仍通过儿媳向记者转达了这样一句话。

对于这些90岁上下的老人们而言,在余生所剩无几的岁月里,他们已经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些什么,但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曾经的荣光。

3

记住历史:
不应只是一些名字

这些老兵们希望能上“名录墙”的另一个暗含的意思,是“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的一部分,被后世代代铭记。”但是,即便上了“墙”,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历史?

由于当时统计条件有限,个别并未牺牲的远征军战士,其名字也被刻到了墓地的名录墙上。

12日上午“公祭”活动结束后,记者遇到来自贵州遵义的74岁老人杨敏志,他的二叔王光炜曾任抗日远征军战略总预备队第103师第309团副团长,尽管并未于战斗中牺牲,但名字仍“上了墙”。

杨敏志说,直到去世,二叔也从未跟家人提过他当年抗日的情况。老人死后,他通过多方打听,才确定了二叔大致的部队番号,再后来他听说腾冲有远征军墓地,过来一看,二叔的名字已经赫然刻在了这里的一块碑上。

“没有谁邀请,但我觉得应该过来。”杨敏志说,二叔的事情给他触动很大,以致这些年他一直在忙活远征军老兵的事,他认为老兵每年都在走,如果不珍惜,他们身上所带有的那段珍贵的“历史”,都将“随风而去”,尽管这里可能刻着他们的名字。



国殇墓园里的英烈名录墙。